

马来西亚砂拉越古晋河婆客家话语音特点¹ ——以一个家庭三代人的语音演变为个案

张凯惠、杨迎楹*

马来西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

摘要

客家话是马来西亚砂拉越古晋的主流方言之一，其中以河婆腔最为通行。随着 19 世纪末中国揭西河婆人移居古晋，河婆客家话与当地多种语言和其他汉语方言发生接触，产生了一系列音变现象。相较于使用人口较广的梅县客家话，河婆客家话的全球使用人口相对较少。因此，砂拉越古晋成为了研究河婆客家话发展的重要地区。系统且科学性地记录古晋河婆客家话与原乡方言的差异，对于探析其语音变化及保存方言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采用传统方言调查法，记录古晋河婆客家话的语音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与揭西原乡语音的差别，同时以一个家庭三代人的语音特点为个案，分析其语音演变。结果显示，古晋河婆客家话的声母和韵母音变为：（一）语音内部的演变，如[ʒ]声母接开合三等字时[-i-]介音的脱落；（二）与外语或福建话接触产生的音变，如声母[v]向[b]的转变；韵母[ɛi]、[ə]的产生；（三）与其他客家次方言接触后的音变，如舌叶音往舌尖音靠拢；蟹梗二四等的主要元音从[c]过渡到[a]等；（四）保留了比揭西原乡更传统的语音，如[c]、[ue]而非[ei]、[uei]。声调方面基本保持一致，仅存在少许调值差异。另外，只有声母具有明显的年龄差异，主要表现为中青年一辈与老年人有语音差异。本文也将分析结果与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对比，旨在为未来砂拉越客家话研究提供拓展基础，并对东南亚地区客家话的发展研究提供参考案例。

关键词：砂拉越，古晋，汉语方言，河婆客家话，语音

¹ 本文为张凯惠 2021 年未出版本科毕业论文《马来西亚砂拉越古晋河婆客家话语音研究》改写而成，指导老师为杨迎楹博士。

此论文曾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在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慈济大学东语系研究生联合论文研讨会上进行宣读，承蒙慈济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副教授何昆益博士批评指正，谨此感谢。

本文后来增加了中年人和青年人的语料，并于 2024 年 11 月 26 日班台谷研究生学术论坛进行宣读，承蒙韩国光云大学副教授萧悦宁博士批评指正，谨此感谢。

* 张凯惠，马来西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在读硕士生、研究助理；杨迎楹，马来西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

The Ph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opo Hakka in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A Three-Generation Family Case Study²

Bonnie CHONG Kai Hui, YEOH Yin Y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Abstract

Hakka is one of the predominant Chinese dialects in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with the Hopo accent being the most prevalent. Following the migration of the Hopo people from *Jiexi*, China to Kuching during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dialect has undergone language contact with various local languages and other Chinese dialects, leading to a series of phonetic changes. Compared to Meixian Hakka, which has a wider global distribution, Hopo Hakka has a relatively smaller number of speakers worldwide. Therefore, Kuching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region for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alect. Systematically and scientifically recording the pho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Kuching Hopo Hakka and its ancestral origi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xploring phonetic evolution and preserving the dialect. This paper employs the traditional dialect survey method to record the phonetic system of Kuching Hopo Hakka and analyses its divergence from the *Jiexi* variety. In addition, a three-generation family is examined as a case study in order to explore patterns of phonological chang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honetic changes in initial and final of Kuching Hopo Hakka include (1) internal evolution such as the loss of the medial glide [-i-] in syllables with the initial consonant [ʃ] when occurring with open or closed division-III vowels, (2) changes triggered by

² This article is adapted from Bonnie Chong Kai Hui's unpublished bachelor thesis in 2021 titled "The Phonetic Study of Hopo Hakka Dialect in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Dr. Yeoh Yin Yin.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study was later presented at the Joint Graduate Postgraduates Conference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and 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zu Chi University. Special thanks to Associate Professor Dr. Ho Kun-Yi from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zu Chi University, for his valuable feedback and suggestion.

Subsequently, additional data from middle-aged and younger speaker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tudy. A revised version of the paper was presented at the Pantai Valley Postgraduate Academic Forum on 26 November 2024, and the sincere thanks to Associate Professor Dr Seow Yuening at Kwangwoon University, for his helpful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contact with external language such as the shift of initial from [v] to [b] the emergence of new vowels [ɛi] and [ə], (3) changes resulting from contact with other Hakka subdialects, including the shift of post-alveolar sounds toward denti-alveolar sounds, the transition of primary vowels in the *xie* and *geng*-rhyme division -II and -IV (蟹梗二四等) characters from [e] to [a], (4) the preservation of more traditional phonetic features than the Jiexi variety, such as the retention of [e] and [ue] instead of [ei] and [uei]. Tonal characteristics remain largely consistent with only minor variations in tone values. Age variation is observed only in the initials where younger and middle-aged speakers show different pronunciation from the old gener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findings with previous research, aiming to expand the scope of Sarawak Hakka studies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ca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akka dialects in Southeast Asia.

Keywords: Sarawak, Kuching, chinese dialect, hopo hakka, phonological

一、绪论

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地区, 被南中国海区分为东部和西部, 分别称为东马和西马。本研究关注的地区是位于东马, 即婆罗洲 (Borneo) 西北部的砂拉越。本文的研究地点是砂拉越的首府, 古晋³市。根据田英成 (2014), 1970 年砂拉越古晋县⁴的华人人口为 105,457 人, 其中客家人数量是 50,647, 是总人口人口的 48%, 在所有籍贯中比例最高。相比之下, 人口排行第二和第三的潮州人和福建人分别只占 17% 和 15%, 可见客家人在人口数量上的优势。

古晋早期的客家人多从事矿业、农业等活动, 其中一些最初在西加里曼丹采矿, 后因与其他矿工团体或荷殖民政府产生冲突而逃到石隆门采矿, 并逐步到古晋市定居, 另一些客家人则直接从中国移民至古晋。今天, 在古晋定居的客家人大部分来自中国广东的多个地区, 包括揭西河婆⁵、嘉应五属 (梅县、蕉岭、平远、兴宁、五华)、惠东安三属 (惠阳县、东莞县、宝安县)、大埔、会宁、惠来、陆丰等地。据当地人口述和多方记载, 古晋客家人中又以河婆籍的人数最多。(见图 1; 吴中杰, 2016⁶; 田英成, 2014⁷; 杨曜远, 2013, 12⁸) 在这一背景下, 河婆客家话自然成为当地重要的沟通用语。研究河婆客家话在古晋市这个孤立于南洋群岛的城市中的变化, 成为客家话研究的重要参照。

³ 因早期和现在的区域划分不同, 古晋在不同时期所代表的范围也有差别。早期的古晋省或第一省涵盖范围为今天的古晋省、西连省和三马拉汉省; 而如今的古晋省仅涵盖古晋县、石隆门县和伦乐县。砂拉越历史书籍或研究资料一般以“古晋”指称古晋、西连、三马拉汉三地。除了省, 古晋也有县和市的区分, 古晋县主要是指伦乐和石隆门以外的地区, 古晋市则是不包括巴达旺副县。由于本文所研究的地点为古晋市, 因此除了个别说明外, 其他“古晋”一词一律是指古晋市。

⁴ 由于未能取得古晋市的人口数据, 此处采用古晋县的人口数据。

⁵ 河婆是广东揭西县的驻地街道, 但根据蓝清水 (2017), 河婆在 1965 年以前实际是包括象门、狮头、南山、员埔、龙潭、马路等六约 (也就是现在乡村的概念)。在古晋的河婆客家人多是 1965 年以前就从河婆地区南迁, 因此所谓的河婆籍客家人不单指现在河婆街道的这批客家人, 而是包括这六约的客家人。

⁶ 吴中杰 (2016) 记录客家话在马来西亚并非商业用语, 传播有限, 仅在特定的城市为主流, 其中包括沙巴亚庇的惠州客、沙巴古达的龙川客和砂拉越古晋的河婆客。

⁷ 田英成 (2014) 记载砂拉越客家移民中最多的是河婆客家人, 且大部分从事胡椒、树胶、椰子、油棕种植和养殖业。

⁸ 杨曜远 (2013, 页 12) 记载客家人中以河婆和嘉应籍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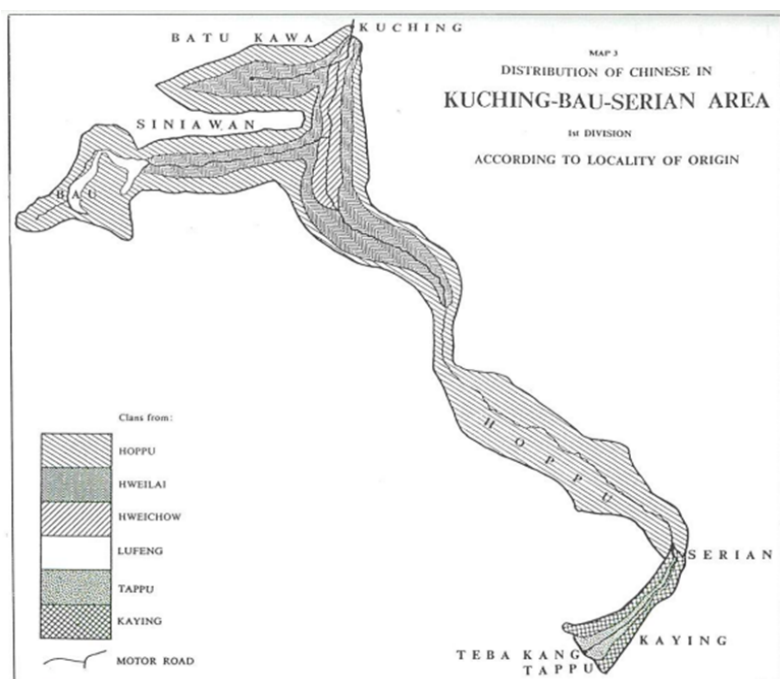


图 1：不同客家人群体在古晋、石隆门、西连地区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T'ien, J. K. (1953, pp. 50)

马来西亚客家话调查多集中在语音方面，且以柔佛、沙巴两州研究为主。柔佛州有士乃客家话的描写，包括惠阳与河婆口音的调查（练春招，1998；萧丽燕，2001；陈晓锦，2003）；古来地区的惠州客家话（徐秋莲，2019）和丰顺客家话（郭碧如，2020）。沙巴则有山打根梅县客家话的描写（彭瑞珠，2013），龙川客家话（江欣洁，2013）；亚庇宝安客家话（陈嘉乐，2021）讨论亚庇宝安客。另外，陈秀琪、罗肇锦（2013）也曾讨论梅县化的檳城客家话。

相比之下，砂拉越客家话的调查在数量上虽不如柔佛和沙巴两地，但集中于河婆客家话的调查。陈素秋（2014）和吴中杰、陈素秋（2016）属同一语料，调查石角甲港地区的客家话，并根据音韵特点和居民的移民背景确认该地区客家话为河婆腔。当地居民认为当地有大埔、河婆两种口音，但吴中杰、陈素秋（2016）以语音记录的结果说明当地只有蟹开二四韵母的[e]和[ai]差异，且以[ai]占多数，反而是从砂拉越西连迁入甲港的发音人仍保留河婆音韵特点[e]。吴中杰（2016）也以此为基础，再到古晋市区进行大埔客家话的调查，认为市区大埔客语保留得比较传统。任士友（2020）则是描写古晋的河婆客语系统，并将其与揭西河婆客家话进行比较。另外，吴中杰（2021）也针对诗巫广宁、大埔和嘉应三种客家话进行初步调查和描写。

上述两篇针对古晋和石角甲港河婆客家话的调查基本一致,但在音韵上存在细微差异,可能是地区差所导致的结果。本文也发现这两种调查结果与笔者本身所熟悉的古晋河婆客家话存在差异。就此,本文以传统方言调查的方式进行河婆客家话的描写,除了建立古晋河婆客家话语音系统,也旨在与吴中杰、陈素秋(2016)和任士友(2020)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同时也会和揭西河婆的客家话进行对比,以揭示河婆客家话流传到古晋后所发生的变化。

二、发音人背景资料

本次调查采用传统方言调查法,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方言调查字表(修订本)》字表,选择一名 70 岁以上的发音人,以录音、国际音标(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简称 IPA)记录其语音资料,建立古晋河婆客家话语音系统,以此作为未来社会语言调查的参照。同时,本文也以该发音人孙女的语料作为参照和补充,试图探析老年层和青年层在语音上的差异。

此次调查的张○应发音人在 1935 年出生,父亲祖籍广东揭西惠来,母亲祖籍广东揭西河婆。由于父亲早逝,发音人未能掌握惠来客家话,反而延用了母亲的原籍方言,即河婆客家话。河婆客家话不但是他的母语,还是他日常沟通时的主要交际语言。他在古晋石角求学的时候,学校的媒介语虽是华语,但当时学校并未限制学生使用方言,因此他多以河婆客家话与同学进行交流。成年后,发音人也迁移到多个地区。他首先是到古晋市中心的 Kampung Latok⁹和哈芝达哈路(Jalan Haji Taha)租房子。后来他又搬到达万再也(Tabuan Jaya)一区,最后定居三哩半(见图 2)。发音人在三哩半定居了三十多年,当地的咖啡店和菜巴刹成为他重要的社交范围,他每天早晨都会前往这些地方去吃早餐、买菜,并与友人以河婆客家话交流。

⁹ 此地点无法从谷歌地图(Google Map)上找到准确的位置,只能从发音人的描述中得知其位于市中心不远处,和哈芝达哈路颇为靠近,怀疑是发音人记错名字或是此名字非官方所用。



图 2：张姓发音人的几个居住地点

资料来源：Google Map, 2024

发音人所居住的这些地方都是客家话通行的地区，尤其是石角和三哩，古晋市中心则通行福建话¹⁰（徐祎，2017）。除了河婆客家话，发音人也会以简单的中文和福建话同不熟悉的人谈天。记录语音前，笔者曾询问发音人能否用汉字书写客家话，他表示那应该是他上一辈的人才可以做的事。综合而言，发音人是土生土长的古晋本地人，未有在其他地方长住的经历，主要活动范围集中在古晋市和石角地区，语言习惯与任士友（2020）、陈素秋，吴中杰（2016）的研究对象相似。发音人的主要使用语言是河婆客家话，也能掌握充足的方言语音材料，因此其发音具有本土性、纯正性和流畅性，是理想的调查对象。

发音人的孩子张○盛 1964 年出生，母亲祖籍揭西河婆客家人，伴侣福建永定客家人，自小与张姓发音人一起长大，并以河婆客家话同家里的长辈、兄弟姐妹、孩子沟通，同时会说中文、福建话和简单的潮州话、伊班和比达友话。参与调查的发音人孙子则是这名孩子的儿子，张○斯发音人，1990 年出生，母亲福建永定客家人，伴侣为福州人，自小用河婆客家话和身边的人沟通，同时也会说中文、马来文、英文、福建话和简单的比达福建话和简单的比达友话。两人都未曾在古晋外的地区长期（超过六个月）居住。

本文以老年发音人的材料为主，建立古晋河婆客家话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的语音系统。同时比较该家庭同性别老、中、青三代人的语音异同，将其与揭西河婆客家话以及前人所得的古晋河婆客家话结果进行对比，以分析河婆客家话在古晋所产生的变化。

¹⁰ 本文所载福建话指的是闽南漳泉方言，在新马地区一律以福建话统称。

三、古晋市河婆客家话语音系统

3.1 声母系统

经调查，古晋市河婆客家话有 21 个声母，包括零声母。零声母以外的 17 个声母，分别是 4 个双唇音、3 个舌尖前音、4 个舌叶音、4 个舌尖中音、4 个舌根音，以及 1 个唇齿音。从发音方法来看，古晋河婆客家话有 7 个塞音，4 个塞擦音、5 个擦音、3 个鼻音，以及 1 个边音。其擦音都是清擦音，而鼻音和边音则为浊音。塞音和塞擦音方面则有清浊之分，清音中又分为送气和不送气两者。详细的声母系统和例字可见下表。

发音部位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叶音	舌尖中	舌根
发音方法								
塞音	清	送气	p ^h 步白				t ^h 同天	k ^h 旗权
		不送气	p 布飞				t 到道	k 贵经
	浊		b 话围					
塞擦音	清	送气			ts ^h 枪醋	tʃ ^h 虫车		
		不送气			ts 祖精	tʃ 遮猪		
	浊							
擦音	清			f 灰红	s 散岁	ʃ 税书		h 休寒
	浊					ʒ 闰运		
浊鼻音			m 门麻				n 难脑	ŋ 日认
浊边音							l 兰路	
零声母: ø 案岸微隐								

3.2 韵母系统

古晋市河婆客家话的韵母有 61 个韵母，包括 20 个阴声韵、20 个阳声韵、19 个入声韵和、2 个声化韵。阴声韵是指韵尾为母音或没有韵尾的韵母；阳声韵则是韵尾为鼻音[m、 n、 ŋ]的韵母；入声韵是韵尾为塞音 [p、 t、 k] 而形成发音短促的韵母；声化韵通常不接声母，只是以短鼻音发音。笔者已将详细的韵母系统归类为下列四个表格，并以横行顺序的方式排列。

3.2.1 阴声韵（20 个）

开口呼	齐齿呼	合口呼
ɿ 资初粗事侍		
	i 支知第地耳	u 故赌猪扶古
a 爬蛇架花野	ia 谢写	ua 瓜
ɛ 姐丑母是世		ue 饿
ə 倪而		
o 保桃过高草	io 靴茄	
ai 介买大弟移		uai 怪帅块外筷
	iu 流收抽有九	ui 雨倍桂贵飞
au 刮烧抱道绕	iau 条穷桥焦钓	
ei 泪佩类辈翡		
eu 斗走口漏到		
oi 盖妹开才爱		

3.2.2 阳声韵（20 个）

开口呼	齐齿呼	合口呼
	im 林心经金针	
am 胆三含减淡	iam 染严念盐黏	
ɛm 喊参		
	in 根紧新神人	un 魂温尊婚文
an 圆展远然盘		uan 官关惯管罐
ɛn 灯等凳星朋	ien 间连偏边天	
ən 箴震申晨忍		
	iun 云群琼近芹	
on 短酸船专安	ion 软	
	iuŋ 胸龙雄兄	uŋ 红翁东送共
aŋ 横拔争声听	iaŋ 怕病平命姓	
oŋ 桑床光讲党	ioŋ 良娘放让网	

3.2.3 入声韵（19 个）

开口呼	齐齿呼	合口呼
	ip 湿入十汁闷	
ap 合窄搭杂盒	iap 接夹垫贴	
ep 掷涩		
	it 直日笔七食	ut 出竹骨
at 辣活发袜八		uat 阔括刮
et 色舌北踢得	iet 铁缺月切歇	
ot 割刷累蛻脱		uot 国
		uk 鹿木绿福读
ak 百尺白罚石	iak 惜壁	
	iek 杰	
ok 郭各药对桌	iook 脚弱	
	iuk 六肉菊	

3.2.4 声化韵（2 个）

m 不嗯唔	ŋ 五鱼吴
-------	-------

3.3 声调系统

砂拉越古晋市河婆客家话声调一共分为六种调类，即阴平（调值 55，高平调）、阳平（调值 24，升调）、上声（调值 22，低平调）、去声（调值 51，高降调）、阴入（调值 3，低短调）和阳入（调值 5，中短调）。

调类	代号	调值	例子
阴平	第一调 / 1	55	高猪专尊低
阳平	第二调 / 2	24	陈床唐平寒
上声	第三调 / 3	22	古展纸短卷
去声	第五调 / 5	51	帐正醉变面
阴入	第七调 / 7	3	得笔一出拍
阳入	第八调 / 8	5	月入麦药食

说明：（1）本文声调一律采用调类代号作书写模式，即在音节后加上表示声调的代号的数字，如“高”字写作 [ko1]，当中的“1”表示声调为阴平，调值是 55；“得”字写作 [tet7]，当中的“7”表示声调为阴入，调值是 3。

3.4 连读变调

其连读变调的特色并不太明显，只有导致调值改变的情况，未有同汉语方言那般上声读作阴平的情况。不仅如此这样的情况也仅发生于阳入调，其他声调则未有此现象。

连读	变调情况	例子		
阳入在前	首字降调	阳入+阴平	药膏	ʒok5-4 ko55
		阳入+阳平	日头	ŋiet5-4 teu24
		阳入+上声	落水	lok5-4 sui22
		阳入+去声	十四	sip5-4 si51
		阳入+阴入	白色	pʰak5-4 set3
		阳入+阳入	直直	tsʰit5-4 tsʰit5

四、古晋市河婆客家话语音特征

为了对比砂拉越古晋市与中国揭西县两地的河婆客家话语音，本文选取多项文献作为参照，包括吴育林、张国栋 1994 年编撰的《揭西县志》、陈秀琴 2013 年的硕士论文《河婆客家话研究》、张霞 2018 年的硕士论文《河婆半山方言语音研究》以及任士友 2020 年的硕士论文《马来西亚砂拉越古晋河婆客家话语音研究》。这些文献记录了揭西地区河婆客家话的语音特征，作为对比基准。

此外，由于此前吴中杰、陈素秋的（2016）《砂拉越古晋石角区甲港客语及词汇调查与比较研究》以及任士友（2020）的《马来西亚砂拉越古晋河婆客家话语音研究》都记录了古晋河婆客家话的语音，因此本文也将此调查结果与这两篇文章的语音记录进行比较，深入分析古晋河婆客家话的语言特征与演变。

4.1 声母特征

表 1：揭西河婆客家话和古晋市河婆客家话声母对比

例字	揭西河婆客				古晋河婆客		
	吴育林、张国栋（1994）	陈秀琴（2013）	张霞（2018）	任士友（2020）	吴中杰、陈素秋（2016）	任士友（2020）	张凯惠（2021）
黄、话、围	v	v	v	v	b	b	b
如	-	-	ʒ	ʒ	z	-	ʒ / dʒ
炎、阎	-	ʒ	ʒ	ʒ	-	ŋ	ŋ
针、十	tʃ、ʃ	tʃ、ʃ	tʃ、ʃ	tʃ、ʃ	ts、s	tʃ、ʃ	tʃ、ʃ
猫	m	m、ŋ	m	m	ŋ	m、ŋ	ŋ

资料来源：笔者调查与整理

根据表 1 进行分析, 可得出的声母特征如下:

(一) 唇齿音[v]改为双唇音[b]

从现有的调查结果来看, 揭西河婆客家话中读作唇齿音[v]声母在古晋河婆客家话一律读作双唇音[b]。这一特征不仅使古晋河婆客家话与揭西河婆音有所区别, 也不同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客家话, 包括梅县、兴宁、五华、大埔、粤西、闽西、江西等¹¹。以音变的机制来看, 擦音进阶至塞音属于强化音变, 也就是发音方法更紧促, 发音部位收缩更加明显。[v]声母仅保留在部分发音人中, 比如老年群体(任士友, 2020), 吴中杰、陈素秋(2016)也认为估计当地具有[v]音, 不过[v]和[b]不引起语义对立, 说明古晋当地应该仍有发音人保留[v]声母。

参与本调查的老、中、青三代发音人的[v]声母都已一律转为[b]声母, 没有显示出跨年龄层的声母演变。[v]声母的可能保留于更早的代际中, 他们家庭的文件中就有[v]声母的记录, 即张○应发音人的黄姓太太的姓氏在身份证上被拼写为“Bong @ Voong”, 但家庭成员们认为这只是误写。关于[v]改为[b]声母, 现有两种说法, 一是印尼马来语系统缺乏[v]的影响, 属印尼移民所带来的口音(吴中杰、陈素秋, 2016)。他们论证表示西马柔佛巴鲁和檳城的客家话依然保留[v]音, 因此可以合理排除马来语对其的影响。他们举例, 这种音变甚至已经进入拼写系统, 可见其由来已久, 无论是七哩的三山国王庙的招牌中的“王”(见图 3), 还是西连镇黄兴客籍人士店的招牌的“黄”都被拼作[b], 而非[v]声母。根据张肯堂(2001), 七哩三山国王庙是自 1904 年所建, 经历两次改建, 最终在 1990 年搬到今天的朋友邇路七哩。因此其招牌的“Sam San Kuet Bong Temple”很可能是 1990 年所写, 在这之前的招牌则不可考。由此可见, 声母[v]至[b]音的转变至少在 1990 年就开始了。第二种说法则是闽南语的影响, 比如台湾云林岑背诏安客家话、文莱马来奕与缅甸仰光(张屏生, 2003; 陈秀琪, 2006; 吕嵩雁, 2008; 陈晓锦, 2014)。陈秀琪(2006)认为台湾云林的音变机制首先发生在合口, 导致声母发音部位往口腔前靠拢, 并在闽南语[b]的助力下完成唇齿到双唇音的发展。

按陈秀琪(2006)的说法, 音变最初可能发生在合口韵, 但本调查的三位不同年龄的发音人的系统中完全没有[v]声母, 已经全数完成音变, 改为[b]声母, [v]声母是否存在于砂拉越古晋客家群体中需要扩大调查范围。综合砂

¹¹ 参考谢永昌(1994)《梅县客家方言志》、李如龙、张双庆(1992)《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温昌衍(2006)《客家方言》、刘纶鑫(2001)《江西客家方言概况》、蓝小玲(1999)《闽西客家话方言》、李如龙等著(1999)《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

拉越古晋客家人有印尼移民的痕迹以及市区以福建话为商业用语的背景，[v]至[b]的语音演变很可能是在外语以及福建话的双重夹击下产生的演变。



图 3：七哩三山国王庙招牌

资料来源：Google Map, 2024

（二）老、中、青三代的[ɟ]、[dɟ]声母对立

根据陈秀琴（2013）、吴中杰、陈素秋（2016）和任士友（2020）的声母记录，“运、杨”这组字为[ɟ]声母，“如”字有[ɟ、z]两种记录。本调查中，这组字则没有[z]声母，为[ɟ、dɟ]两读，老年人和中、青年人都存在发音上的差异：老年人保留[ɟ]声母，但中年、青年人都已说[dɟ]声母。[dɟ]音和[ɟ]音同属舌叶音，发音部位处于齿龈和齿龈隆骨之间，因而具有翘舌的性质，带有少许的[r]音，读起来音较高。两者区别在于发音方法，[dɟ]属于塞擦音，发音中的摩擦程度明显高于擦音[ɟ]。这一现象符合任士友（2020）的调查，他提到他虽为古晋和揭西地区的河婆客家都标了[ɟ]声母，但古晋区的语音摩擦和浊音较揭西的重得多，接近[dɟ]音。

[ɟ]声母的演变是常见的现象，田志军（2015）曾谈到晚近时期粤东客话的中古影母细音（主要是开口字），云母（主要是开口字）、以母、日母合并读为 [j]，现代粤东客音香港、揭西等地区的[j]还进一步发生浊化，成为[ɟ]，

此观点也为任士友(2020)所支持。吴中杰、陈素秋(2016)发现古晋石角甲港区一些声韵的演变,有受惠来口音的影响,代表惠来口音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此次舌叶擦音演变为舌叶塞擦音的情况可能也和惠来(普宁)或河婆灰寨口音的[z]声母接触有关(温东芳,2014;李庆华,2012)。河婆舌叶清浊擦音[ʃ]声母与惠来舌尖浊擦音[z]声母接触、竞争中可能产生协同效应,两者比较,主要为发音部位的不同,舌尖位置比舌叶更靠前,舌头需要往前更靠拢,使得原本的浊音特点更为明显,但同时又保留河婆原本的舌叶特征,而改以塞擦发音法代替擦音。同时,这一声母的发展也可能受到福建话、外语,如英语、马来语等更重摩擦的语音接触和冲击,而改以[dʒ]音。福建话的声母为[dʒ],英语实际都有[dʒ]、[ʃ]、[z]声母都有但常用字中一般以[d]和[z]作为首字母,如“jeans [dʒi:nz]、zoo [zu:]”, [ʃ]音则多为语音中间,如“leisure [leʒ.ər]”;马来语一般只有[dʒ]辅音,如“jagung、janji”等字。

由此可以推断出[dʒ]音可能是其下一步的历史演变,但因为揭西河婆地没有外语这类重摩擦的语音接触和冲击,而未发生这种状况。根据此调查,推测擦音与塞擦音的区别可能与发音人年龄相关,塞擦化的情况可能是年轻发音人的表现。

(三) [ʃ] [ŋ] [ø]声母之间的竞争

部分[ʃ]音也被[ŋ](炎、阎)所替代。由舌叶擦音[ʃ]音变作舌根鼻音[ŋ]音的演变涉及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双重变化,属少见。无论是本次调查还是前人调查中也只有“炎、阎”这两个字有这种现象,其中的原因尚待进一步探析。

(四) “佢”声母的流变

“佢”声母在客家话中多数为[k]声母。但在本次调查中,具有三代人的不同的语音现象,老年人保留[k]声母,中年人的系统中出现浊音化和腭化现象,为[g、dʒ]两读,青年人则仅有腭化的声母表现,念作[dʒ]。中年发音人以两个不同声母代表同一句子中的不同“他者”,如“我和他(A)去找他(B) [ŋai2 lo1 gi2 hi5 tsʰim2 dʒi2]”。青年发音人仅承父亲的第二个读音,完全没有老年辈的[k]声母已经浊化后的[g]声母,具有明显的语音改变现象。至于这一音变背后的原因则可能与(一)、(二)相似,是与外语接触后的结果。英语和马来语皆有[g]声母,并已出现在某些客家话中,比如“玉蜀黍”有“包粟” [pau1 fuk7]和马来文借词“jagung [马来语: dʒagon] [客家话: dʒa1

gon3]”两读，“方向盘”则一般为英文借词“gear [英语：giə] [客家话：gia2]”。[dʒ]声母则可能是[g]进一步演化，并在年轻一辈中完成替换。

（五）舌叶音过渡到舌尖音的现象

河婆客家话的其中一个特征是精庄知二和知三章组的分流，精庄知二为舌尖音，知三章为舌叶音，与梅县客家话有明显不同，保留完整的舌叶塞擦和舌叶擦音[tʃ]、[tʃʰ]、[ʃ]。然而，吴中杰、陈素秋（2016）记录精庄知章组合流，认为二者不引起语义对立。以本次调查结果来看，老年人具有明显的精庄知二和知三章组的分流，中年和青年的语音系统中虽然仍有舌叶音和舌尖音两套声母，但已没有老年人那般分立明确，有一些原为舌叶音的声母已改为舌尖音。青年人将舌叶音念作舌尖音的字数量又比中年人多。但具体舌叶音先消失在哪些字则暂未有明显的特点，比较像是自由变体。这样的变化应该是不同客家次方言竞争后所产生的结果，因梅县等客家话属于精庄知章合流。

（六）明母字“猫”读作[ŋ]声母

明母字“猫”字在揭西原乡读作[m]，但在本调查中无论老、中、青三辈都已改为[ŋ]声母，与吴中杰、陈素秋（2016）。任士友（2020）认为[m]仍保留在少数老年人群体中，但本调查的老年人已不再保留[m]声母。以前人调查来看，河婆灰寨、惠来读[ŋ]（李庆华，2013；温东芳，2014），河婆镇、印尼¹²都有[m、ŋ]两个读音（陈秀琴，2013；张霞，2020；黄惠珍，2008；黄素珍，2014）。因此，本调查的[ŋ]声母可能是惠来或印尼客家话的痕迹，也可能是各客家次方言竞争后的结果。另外，潮州话也可能是影响这一声母变化的原因，泰国曼谷客家话就因潮州人口多改为舌根音[ŋ]音（陈晓锦，2014）。

¹² 据黄惠珍（2008）而言山口洋的[ŋ]声母为少数，黄素珍（2014）则没有说明坤甸地区以哪个声母为主。

4.2 韵母特征

表 2：揭西河婆客家话和古晋市河婆客家话韵母对比

	揭西河婆客				古晋河婆客		
	吴育林、 张国栋 (1994)	陈秀琴 (2013)	张霞 (2018)	任士友 (2020)	吴中杰、 陈素秋 (2016)	任士友 (2020)	张凯惠 (2021)
梗开二四等：冷、听	-	en	en	en	en、aŋ	en、aŋ	aŋ
蟹开二四等：鞋、泥、矮	e	e	ei	ei	ai、e	ai、e	ai、ε
蟹开四等：鸡	e	e	iei	iei	ai、e	ai、ie	ai、ε
蟹开四等：细、洗	e	e	ei	ei	e	e	ε
𦵏（饿的意思）	-	ue	uei	uei	-	uei	ue
碗	-	an	an	an	on an	an	on
牛	-	iu	ieu	ieu	iu	ieu	iu
药、叶	有 i 介音	有 i 介音、 无 i 介音	无 i 介音	无 i 介音	有 i 介音	无 i 介音	无 i 介音
类、翡、沛	-	ui	ui	ui	-	ui	εi
保高	ɔ	o	ou	ou	-	o	o
而	-	u	i	u	-	-	ə
臻开三等：震申晨忍	-	in 忍：iun	in	in 忍：iun	-	in 忍：iun	ən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韵母方面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年龄差异，整体特征如下：

（一）蟹开二四等和梗开二四等字的主要元音从[ε]改为[a]

在本次调查中，三名发音人的蟹开二四等“鸡、鞋、泥、矮”主要读作有[ai]，只有“矮”字有和[ai ε]两个变体，与吴中杰、陈素秋（2016）和任士友（2020）的调查一致，比揭西河婆客家话多了一个读法，预测未来[ε]音很可能被淘汰。

梗开二四等字在本次调查中则为[aŋ]韵，与任士友（2020）；吴中杰、陈素秋（2016）有两个读音的结果相比，少了一个[en]韵，也与揭西原乡的记录不同。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河婆客家话原本的语音为[en]，与蟹开二四等

一样，[aŋ]属于不同客家次方言竞争接触后的结果，但这组字的变化在本调查中显现更迅速的变异，三名发音人都已经不会说原本的[en]韵。

蟹梗二四等的[a]主要元音可能是惠来口音的痕迹，但也可能是与其他客家次方言接触的结果，因大部分客家话在这组字中都读作[ai aŋ]，只有少数潮州半山客地区如河婆、大埔客家话等为[e]主要元音（吉川雅之，1998；任士友，2020）。

（二）[ei]、[uei]韵中[-i]韵尾的消失

蟹开二四等的“鞋、泥、矮、鸡”等还有一个特征为[-i]韵尾的消失，这在任士友（2020）对两地的共时记录中可以明显看出。但这与吴育林、张国栋（1994）和陈秀琴（2013）的调查结果不同。从这一方面来说，[-i]韵尾很可能是揭西地区新产生的音变，反而是古晋地区保留了传统无[-i]韵尾的特征。“细、洗、饿”等字也有这样的现象，由此可以说是整个[e]、[ue]韵母的变化。

（三）“鸡”字中[-i-]介音的消失

与韵母特征（二）有相似情况的还有“鸡”的[-i-]介音，以历时角度来看，这也可被看作是揭西地区本身的音变现象。

（四）[ou]韵中[-u]韵尾的消失

任士友（2020）的调查中曾发现揭西与古晋两地在韵母中有[-u]韵尾有无的差别，本次调查也佐证了这一现象，再与吴中杰、陈素秋（2016）的记录进行对比，明显可见古晋的河婆客家话是没有[-u]韵尾的。至于揭西地区则是任士友（2020）和张霞（2018）的记录中有[-u]韵尾，吴育林、张国栋（1994）和陈秀琴（2013）的记录则与古晋相同，没有[-u]韵尾。[-u]韵尾的出现同样可被视为揭西地区产生的音变。

（五）“碗”字读作[on]韵

原在揭西原乡读作[an]韵的山摄合口三等字“碗”已一律读作[on]韵, 可能是受惠来或其他客家次方言的影响。与蟹梗二四等情况相似, [an]韵实际只出现在少数客家次方言中, 即河婆、大埔湖寮等(吉川雅之, 1998), 同时, 与砂拉越古晋临近的印尼山口洋客家话也将“碗”读作[on]韵, 可能导致这一家庭的语音产生变异。

（六）“牛”字[ieu]韵的消失

本调查显示原在揭西原乡 [ieu iu]韵的“牛”字的[ieu]韵已经消失, 老年和青年人读音一致仅保留[iu]韵, 中年人则[-i-]介音消失, 改为[eu]韵。其中, [iu]韵与吴中杰、陈素秋(2016)的调查一致, 代表古晋河婆客家话可能以[iu]为主。

（七）[ɟ]声母后的[-i-]介音的消失

古晋与揭西两地的[ɟ]声母在接开合三等字时都有差异, 体现在有无[i]介音, 如宕开三等的药(ɟiok: ɟok)、痒(ɟioŋ: ɟoŋ)、杨(ɟioŋ: ɟoŋ), 咸开三等的叶(ɟiap: ɟap), 效开三等的腰、舀(ɟiau: ɟau), 臻合三等的云、润(ɟiun: ɟun); 通合三等的用、永(ɟiuŋ: ɟuŋ)等。揭西地区主要是吴育林、张国栋(1994)和陈秀琴(2013)的调查有[-i-]介音, 古晋则是吴中杰、陈素秋(2016)的记录有[-i-]介音。以这五份调查结果对比, 我们可以说[-i-]介音的消失是揭西和古晋两地的共时音变发展。以两地距离因素作为考量, 这样的变化很可能是语音本身的音变机制所致。

（八）华语[ei]音的入侵

一些非常用字如“类、翡、沛”从合口[ui]韵改为[ei]韵, 很可能是受到华语的影响。

（九）外来语[ə]韵的入侵

古晋河婆客家话还出现了央元音[ə]韵，且不单单是出现在阴声韵的部分，阳声韵也有[ən]韵母的出现，其与[e]或[en]韵母最大的差别在于发音部位的不同。这种现象无论是吴中杰、陈素秋（2016）还是任士友（2020）都有发现，他们的调查显示，这一韵母仅出现在客家话的外来借词，如餐厅 [les24 to11 ləŋ24]（Restaurant），并没有实际的影响客家话本身的语音系统。但是，本次的发音人却将部分原为[in]韵的字念作[ən]韵。这些字基本有三个共同点，一是多为臻开三等字，包括“震申晨忍”；二是在揭西读作[in]韵，三是在华语皆读作[ən]。这是基于外来语影响所产生的[ə]韵，再因华语和原本语音的影响进一步发展所致。

4.3 声调

表 3：揭西河婆客家话和古晋市河婆客家话声调对比

调值 调类	揭西河婆客				古晋河婆客		
	吴育林、 张国栋 (1994)	陈秀琴 (2013)	张霞 (2018)	任士友 (2020)	吴中杰、 陈素秋 (2016)	任士友 (2020)	张凯惠 (2021)
阴平	44	44	44	44	55	44	55
阳平	35	35	35	24	24	24	24
上声	21	21	21	31	11	31	22
去声	53	52	51	52	53	52	51
阴入	1	1	1	2	2	2	3
阳入	5	5	5	5	5	5	5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声调方面，参与调查的三名发音人表现一致，显示出以下特点：

（一）揭西与古晋河婆客家话都有 6 个声调

声调方面，古晋与揭西的河婆客家话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异，两地都有 6 个声调，分别有阴平、阳平、阴上、阴去、阴入、阳入，平声和入声有阴阳之分，而上声和去声皆无阳声调，其中古浊字皆已系统性归入其他声调，古次浊上声字混入阴上、阴平、阴去，古去声字则混入阴去和阴上。

（二）调值具有细微差异

虽然声调系统相似,但古晋与揭西的河婆客家话在调值上存在细微的差异。首先是上声调的不同,古晋的上声调为平调,揭西的则是微降调。任士友(2020)所调查的古晋地区的上声也是微降调,其原因还需进一步的调查。

另外,两地的阴平、阴入和阳入调值都有细微的差异,但与上声调不同,这种差异可能并不意味着两地的声调系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而可能仅仅是发音人之间相对音高的差别,或是记音者对音高判断的微小偏差。

五、结语

经过此次调查,本文建立了古晋市河婆客家话的语音系统,同时也以一个家庭三代人的语音特点为基础,揭示了当地的语音演变现象,揭示语音的本土性发展。

以老年发音人的语音系统为准,基本所建立的古晋市河婆客家话有 21 个声母、61 个韵母和 6 个声调。本文将其与中国揭西原乡进行对比,同时也同其他人所调查的古晋河婆客家话的语音系统进行对比,得出河婆客家话在古晋的本土化发展趋势。结合古晋河婆客家话的声母、韵母的特征,我们可将古晋河婆客家话的特征总结为几类:(一)语音本身的变化,如[ʒ]声母接开合三等字时[-i-]介音的消失;(二)与外语或福建话接触后产生音变现象,如声母[v]到[b]的转变;韵母[ei]、[ə]的产生;舌叶音的塞擦化;[k]声母的浊化与腭化;(三)与其他客家次方言接触后的音变,如舌叶音往舌尖音靠拢,导致精庄知章组合流;蟹开二四等和梗开二四等的主要元音从[e]过渡到[a]韵;山摄合口三等字“碗”[an]读作[on];明母字“猫”从[m]改为[n];“牛”字[ieu]韵的消失;(四)保留比揭西地区更传统的语音,如[c]、[ue]而非[ei]、[uei]。声调方面则基本一致,仅存在少许调值上的差异。

另一方面,比较同一家庭老、中、青三代人的语音表现可以发现他们的声调完全一致;韵母基本没有差异,只有中年人在“牛”字的表现上有别于老年和青年人;声母则差异较大,中青年一辈具有由[ʒ]改为[dʒ]声母、“佢”的浊化与腭化、舌叶音往舌尖音靠拢的现象。

整体而言,本次所调查的古晋河婆客家话多保留揭西地区的语音特征,但有一些语音已经开始产生变化,且具有多项变体存在的可能性,一些音类在不同年龄中存在明显差异。从一个家庭三代人的语音记录作为个案分析,可以明显看到语言在传承中所产生的变化。不过,鉴于本文只进行单一个家庭的个案调查,此调查结果可能存在局限性。如要进一步探讨这些不同变体在古晋的竞争情况,建

议未来可进行社会语言学的量化调查,利用更多样本数据分析砂拉越古晋客家话的变异情况。这样可以更全面地揭示这一方言的内部动态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 陈嘉乐 (2021)。《马来西亚亚庇宝安客家话语音研究》【硕士论文,暨南大学】。CNKi.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2301&filename=1022442697.nh>
- 陈素秋 (2014)。《马来西亚砂拉越古晋石角区甲港客语词汇调查与比较研究》【硕士论文,国立高雄师范大学】。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https://hdl.handle.net/11296/zc8zky>
- 陈晓锦 (2014)。《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概要(全3册)》。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 陈晓锦 (2003)。《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中国科学出版社。
- 陈秀琪 (2006)。语言接触下的方言变迁——以台湾的诏安客家话为例。《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2), 417-434。
- 陈秀琪、罗肇锦 (2013)。「梅县化」的槟城客家话。《客家研究》, 6(2), 1-28。
- 陈秀琴 (2013)。《河婆客家话研究》【硕士论文,国立中央大学】。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https://hdl.handle.net/11296/j4m3rx>
- 郭碧如 (2020)。《马来西亚柔佛州古来丰顺客家话研究》【硕士论文,国立中央大学】。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https://hdl.handle.net/11296/y246pu>
- 黄惠珍 (2008)。《印尼山口洋客家话研究》【硕士论文,国立中央大学】。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https://hdl.handle.net/11296/dgx595>
- 黄建淳 (2015)。东南亚在地史料与华人社会:以砂印边境客家聚落为例。《华侨华人文献学刊》, 1, 105-112。
- 黄素珍 (2013)。《印尼坤甸客家话研究》【硕士论文,国立中央大学】。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https://hdl.handle.net/11296/bfnm75>
- 吉川雅之 (1998)。大埔县内客家话语音特点简介。载于李如龙、周日健(主编),《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页158-173)。暨南大学出版社。
- 江欣洁 (2013)。《马来西亚沙巴龙川客家话研究》【硕士论文,国立中央大学】。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https://hdl.handle.net/11296/8jtxyv>
- 蓝清水 (2017)。《马来西亚的河婆人》【博士论文,国立政治大学】。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https://hdl.handle.net/11296/d26pub>
- 蓝小玲 (1999)。《闽西客家话方言》。厦门大学出版社。
- 李庆华 (2012)。《灰寨客家话研究》【硕士论文,国立中央大学】。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https://hdl.handle.net/11296/f3mgxz>
- 李如龙、张双庆 (1992)。《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
- 李如龙等 (1999)。《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
- 练春招 (1999)。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士乃镇的客家方言。载于李如龙(主编)《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页225-261)。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刘纶鑫 (2001)。《江西客家方言概况》。江西人民出版社。
- 吕嵩雁 (2008)。《台湾诏安方言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
- 彭瑞珠 (2013)。《台湾、大陆、马来西亚三地梅县客话比较研究》【硕士论文,国立中央大学】。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https://hdl.handle.net/11296/53pja6>
- 任士友 (2020)。《马来西亚砂拉越古晋河婆客家话语音研究》【硕士论文,暨南大学】。CNKi.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2101&filename=1021519546.nh>
- 田英成 (2011)。《砂拉越华人社会史研究》。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
- 田英成 (2014)。沙撈越客家人的移民、聚落形态与社团组织论析。《八桂侨刊》, 2, 34-40。
- 田志军 (2015)。《近代晚期粤东客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颖、王元林 (2015)。砂拉越华人移民及期分布格局探析 (1830- 1930)。《东南亚研究》, 5, 76-97。
- 温昌衍 (2006)。《客家方言》。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温东芳 (2014)。《普宁“半山客”语音的比较研究》【硕士论文,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CNKi.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402&filename=1014267550.nh>
- 吴育林、张国栋 (1994)。《揭西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
- 吴中杰 (2016)。马来西亚砂拉越大埔与河婆客家话的混同关系。《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3 (2), 31-46。
- 吴中杰 (2021)。诗巫三种客家话的初步调查与比较。载于陈琮渊 (主编), 《多元文化社会的形塑: 第三届婆罗洲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 129-143)。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
- 吴中杰、陈素秋 (2016)。砂拉越古晋石角区甲港客语音韵及词汇调查与比较研究。《全球客家研究》, 6, 121-178。
- 萧丽燕 (2001)。《马来西亚士乃客家话调查报告》【硕士论文, 暨南大学】。CNKi. <https://kns-cnki-net.eu1.proxy.openathens.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9904&filename=2001001831.nh>
- 徐秋莲 (2019)。《马来西亚柔佛州古来惠州客家话研究》【硕士论文, 国立中央大学】。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https://hdl.handle.net/11296/2gfpn9>
- 徐祎 (2017)。马来西亚华语的历时考察。In L. Zhang (Ed.), *Proceeding of the 29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29) Volume 2* (pp. 558-566). Ohio State University.
- 谢留文 (2003)。《客家方言语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谢永昌 (1994)。《梅县客家方言志》。暨南大学出版社。
- 杨曜远 (2013)。《客家人南迁砂拉越百年奋斗史》。砂拉越客家文化编撰委员会出版。
- 张肯堂 (2001)。霖田古都与河婆文化。载于张肯堂 (主编), 《河婆乡土情》(页 32-48)。作者自印。
- 张屏生 (2003)。云林县仑背乡诏安腔客家话的语音和词汇变化。《台湾语文研究》, 1 (1), 69-89。
- 张霞 (2018)。《河婆半山客方言语音研究》【硕士论文, 深圳大学】。CNKi. <https://kns-cnki-net.eu1.proxy.openathens.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902&filename=1018822781.nh>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981)。《方言调查字表 (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 T'ien, J. K. (1997). *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Research and Resource Center Committee SUPP Headquarters.